

迷楼幽灵 汴京残梦

兰德华

《汴京残梦》

[美] 黄仁宇 著
鹭江出版社

黄仁宇作为知名度最高的华人历史学家之一,其毕生宣扬的“大历史”思想,贯穿他的著作始终。而这也让他的史学著作跳出传统史学写作窠臼,将历史的细节写得栩栩如生。因此,《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黄河青山》等著作才成为畅销书。

《汴京残梦》则是作者在大陆出版的第一本历史小说,初版署名李尉昂。小说描写北宋徽宗年间,一名参与绘制《清明上河图》的画官的故事,通过这个人物勾连出《清明上河图》的复杂绘制过程。而徽宗时代的人物如蔡京、童贯,史实如运送花石纲、党争道风、靖康之难等,则纷纷取得相对位置,次第落座。历史小说家的叙事发明,便是在这些历史事件与时间错落的相对位置间,展开布局。在其中,我们也可窥见作者的“大历史”的小说观。

《迷楼》

刘以鬯 著
后浪 |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不写近三四十年的香港文学史则已,要写便须要先着力写好刘以鬯(1918—)这一笔。”1987年5月,香港文学学者黄继持先生在《“刘以鬯论”引简》中如是说。至此,刘以鬯是谁或许你依旧不清楚,但提到王家卫的电影《花样年华》,或许就熟悉多了,这部电影就改变自刘以鬯的著名小说《对倒》。

本书是刘以鬯先生的小说精选集,收入了3题中篇、15题短篇和12题微型(极短篇)。“作品展示的时间背景,倘着眼于执笔,则跨越了将近一个甲子,自40年代始,每个10年,都结有硕果;倘着眼于想象,则贵穿现实当、观照古今。”这是文艺评论家梅子对该书的点评。此外,该书涵盖的空间背景,则包括了国内内地及港澳地区,也有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甚或某些乌有之乡。你若有心驰骋其间,咀嚼之余,比较归纳之后,想来必会看出这位香港现代杰出作家之一,在创作上的重要特点。

《上锁的房子》

[日] 三岛由纪夫 著 陈德文 译
新民说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这本书收录了日本当代文坛大师三岛由纪夫年少至终年30年间风格各异的12篇短篇,其或以从容的笔墨揭示战后各种社会矛盾,或以散文诗般的叙述表达对原始自然灵魂的向往,或以冷酷讽刺的笔调呈现人性的阴暗与扭曲……玲珑的篇幅,迷幻的题材,纠缠的情欲,融浪漫、唯美与古典主义于一体,极致地体现了作者的美学造诣。通过此书,可充分地窥探天才作家三岛由纪夫的内心世界。

其文风唯美、工于修饰,善于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从隐秘的颓唐中探寻人性的真实,看完本书,你或许不难理解曾三度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三岛由纪夫,为什么被誉为“日本的海明威”。

《幽灵》

[挪威] 尤·奈斯博 著 林立仁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尤·奈斯博,著名的挪威犯罪小说作家。相比他的小说,我曾为他的传奇人生经历所折服。奈斯博曾是挪威知名的摇滚巨星,白天任职于金融业,利用晚上和周末时间演出。不久,他考得金融分析师执照,被挪威最大的证券公司高薪挖走。然而工作和乐团越来越难以兼顾,濒临崩溃的奈斯博决定休半年长假。他带着笔记本电脑,跳上飞机,前往澳大利亚,在那里写下了日后让自己声名大噪的“哈利·霍勒警探”系列的第一部。

《幽灵》是他《猎豹》之后创作的经典犯罪小说。“也许生命只教过你一件事,那就是时光无法倒流。”一位孤胆警探与两个孤独少年,如父如子的亲情,失而复得的挚爱,触不可及的未来……小说中尤·奈斯博瑰丽的想象犹如他的精力充沛的人生,让他的写作充满了奇幻与无限可能。

李存葆：我的散文是一句句“抠”出来的

舒晋瑜

“在李存葆貌似粗糙的农民式的外表下,掩藏着一颗极为灵敏善感的心灵。对于苦难、自尊、道德、爱情、人性的善恶,他的敏感程度常常使我们惊讶。”评论家雷达极为准确地概括了李存葆的特点。

30年前,李存葆是文学界最为瞩目的明星,《高山下的花环》发表后,全国有近百家报刊全文转载,50余家剧团改编成各种剧目上演,仅发表在各种媒体的评论文章就有500多万字。日、俄、英、法、美十几个国家翻译出版,美国嘉兰德出版公司出版的20本世界文学系列丛书,《高山下的花环》名列第五。

作为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的同班同学,在评论家朱向前的印象中,李存葆当时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每天各大报的采访,各刊物的索稿,各大学文学社团的讲课邀请,各电影厂家或剧团的改编洽谈……轮番轰炸,前赴后继,直弄到李存葆东躲西藏,把几位室友干扰得不轻,为他推诿搪塞,不胜其烦……时谓文学的“黄金时代”,莫此为甚。

从《高山下的花环》到《沂蒙九章》到《大河遗梦》,30年间的创作过程中,李存葆的创作峰回路转,以空前的超越性、丰富性和开阔性,融入学者的哲理思辨。“如果说过去他只把生活作为创作资源,那么现在他学会了把文本包括历史文本当作资源,遂使他的创作别有洞天。”雷达说。

他的散文观是独立于文坛的。“散文贵在真诚,散文必须与小农经济生发出的乌托邦意识绝缘。散文应避免无病呻吟的痛苦状,也应远离那种甜得令人发腻的小布尔乔亚的矫情……我们的散文应该更贴近中国人的生活,也应该更关注人类面临的生存危机与种种困境。散文里应该有情感的浓度,哲学的深度,应该有作家的正义和良知。”

30多年来,李存葆的文学创作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何以从小说创作的巅峰时期转向大历史散文?他还写小说吗?

问:您是怎样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

李存葆:我刚当兵时学炮兵指挥专业,军里组织考核时,我得过计算兵第一名。一次团里举办通讯报

道学习班,训练队决定让一位能写会画的高中生去。开学那天他生病了,队长就让我去。在学习班学了四天,我写了三篇小稿,发表了两篇——那时候发篇文章是很难的。从此团政治处便让我转行了。

问:《高山下的花环》是在什么情况下创作出来的?

李存葆:1979年春,我以作家身份去云南前线作战部队采访,后来又回到广西部队生活。在那里,我和前线官兵一起生活了四个月,目睹了很多豪情悲壮的动人故事。离开前线之前,我写了十多万字的报告文学和散文发表在报纸上。

我在采访时了解到这样一件事,一个从农村入伍的连队干部,他的家乡属贫困地区,是“文革”中乱得最厉害的地区之一。因此,他生前欠下一笔数目不少的账。他和年轻的妻子感情极深,上战场前,在写给妻子的信中,真诚地叮嘱,如果自己战死了,她要坚强地活下去,希望妻子和家人,要多想想国家的难处,不要向组织伸手,他欠的账可用抚恤金来还……当时,部队的同志还没讲完,我就止不住泪了。这就是后来小说与片中梁三喜一家的原型。

直到1982年,在中国作协和总政文化部联合召开的全国军事题材座谈会上,我才公开了自己的构思,这个选题得到《十月》编辑部编辑的认可。会议结束后,我没有回济南部队,找了北京的一个僻静处安下身来,火速赶写《高山下的花环》,仅用了半个多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全稿。

问:《高山下的花环》的文学史意义,不仅意味着军旅作家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也意味着军旅文学创作新局面已经开始,意味着以李存葆为代表的新一代军旅作家已经崛起。当初是哪位伯乐看中了您这匹“千里马”?这部作品给您带来了什么?

李存葆:《高山下的花环》是被张守仁相中的。当时全国有74家报刊连载,50多家剧团改编上演,单日印刷180万册,累计印数达1100万册。新中国成立35周年之际,在通过天安门广场的花车行列里,以《高山下的花环》书籍造型的彩车作为全国文艺界的唯一代表,驶过天安门广场。

问:之后您还发表了《山中,那十九座坟冢》等作品,延续了《高山下的花环》的创作风格,后来为什么



转向散文创作?

李存葆:我在部队文工团当过多年编导,写过两个大话剧,本来我是喜欢编故事的,但现在我不大愿意编造了。当今的社会太复杂了,一般的小说很难概括。近距离看生活往往看不透,我就先写点历史方面的散文。这样写作能使我更自由一点,理智一点,过几年回过头来编故事写小说,也许效果会好些。

最终印证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之伟大靠的是她的文化。文化是人类心灵之树上结出的圣果。一个民族的文化是这个民族心智果实的长期积累。而最能让人文墨客思绪恣意飞驰的是散文。中国是散文的国度,散文是中国文学的母亲。不论是记、传、书、礼、柬,还是疏、论、序、跋、碑,先人都留下了震古烁今之作。老庄是散文,《史记》是散文,《论语》是散文,《孟子》是散文。散文情感的触角可谓无所不包,无所不察。

问:那么您是否觉得,写散文比写小说容易一些?

我也是喜欢在书店拍照的普通青年

苏墨

前几日,参加江苏书展,白天工作安排得十分紧凑,难得晚上有一两个小时空闲,赶紧去猫的天空之城、诚品、钟书阁、凤凰书城这些文艺青年必去之地签到。看书、拍照、买文创周边产品,自然不会落下一样。

有人批评诸如我这样的人,将书店当景点、喝咖啡不看书、不买书买文创、自拍冒充读书人,实在是动机不纯、附庸风雅、虚张声势,甚至是“将书打入冷宫、将书店置于死地、将阅读逼入死角”的罪魁祸首。

不好意思,这样的帽子我不敢戴。我承认有附庸风雅之嫌、拍照发朋友圈也不够低调,但我之流确是把读书当成了风雅才去附庸的,难道不比附庸豪宅名车、包裹首饰高尚一点点吗?

于是,攻击者又说,你们不读书还要博一个文艺青年的名声,是更有辱斯文的事,连累了他们这些“真正读书人”的声名。恕在下不敢如此想,如此

做。我不敢妄称是读书人,但自信算个爱书人。在一个个美丽而高大的书店里,陈列在书架上的一册册书本,像艺术品一般,让我心生虔诚。我虽读书少,却也敬仰陈寅恪、钱钟书这些前辈学人之博学强识,不敢读了几本经典,就忘记自己的鄙陋。居陋巷点油灯读书就高尚,在华丽高大的实体书店读书就浅薄?听了这样的说法,怕是500年前修了天一阁的范钦都要笑了。

感谢有越来越多的设计师、投资人,把梦中的天堂幻化成一家家读书人、爱书人的桃花源,让书店成为书殿,让读书成为时尚。也许我之流也有真的是不读书、不买书的,但至少他们也在向往阅读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收获了宁静与安逸。何错之有?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们总要把读书和享受撇开,觉得只有苦读才是好的。但如果把功名利禄的因素从读书里抛出,不为考试、不为晋升、不为出人头地,读书本身就是一种享乐。喝一杯咖啡又如何?

至于拍照这件事,让我想起了去鹤雀楼诗访的唐朝诗人们,大凡有点名望、腿脚灵活还能走去

山西的,都要去比拼一下。李益、畅当都以为自己的诗句可以镇楼了,直到王之涣“欲求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之句横空出世,诗人们才绝了登鹤雀楼的念头。后来人以之为佳话,如今我们只是将书店作为文化地标,心生向往,不敢刻下在此一游,也自愧写不出气象万千的文章,拍照分享,不也是在为推动全民阅读、构建书香社会献出绵薄之力吗?窃以为,只要文明拍照、不影响他人,并不算错。试想,如若你的朋友圈里,都是晒阅读的照片,岂不是社会之幸事?

那些忧心书店不能靠卖书盈利的“新时代杞人”,怕是没想明白一件事,如今书店卖的不止是书,还有阅读生活与阅读体验——这才是我们真正需要提倡和发展的。如果拼价钱、拼数量,如何与没有房租水电压力的电商抗衡?有闲情批判美丽的书店华而不实,不如好好想想如何给读者更好的理由去实体书店读书。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有些实体书店真的跑偏了,把本应服务于阅读的饮品、简餐、文创放置在最重要的位置,而不好好地为读者选书、开办与书有关的活动。所贩之书大多粗制滥造、毫无经营,甚至还有盗版冒名之作。这样的经营者,心

王吴军

鲁迅是一个爱好收藏的人,他的收藏范围十分广泛,但首先是喜欢收藏旧书。鲁迅在日本求学的时候,就开始藏书了。当时,他经常在日本神田町的旧书摊上寻觅自己喜欢的旧书。

1912年,鲁迅在当时的北平(即北京)的教育部任职,住在宣武门外的绍兴会馆,这个地方离琉璃厂很近,于是,他就经常到琉璃厂的旧书店去寻觅自己中意的旧书,收集到了许多的古旧书籍,极大地丰富了他的藏书。

关于鲁迅的藏书情况,《鲁迅日记》中曾经有一些比较详细的记载,比如:1912年5月12日,下午至琉璃厂,历观古书肆,购傅氏《纂喜店丛书》。21日,晚散步宣武门外,以铜圆十枚得二花并册。25日,下午至琉璃厂购《李太白集》《观元量寿佛经》(中国名画)。

鲁迅每年都要专门记录自己购书的账账,翻阅有关文献资料,可以看出,鲁迅从1912年5月到1936年10月17日(即他逝世的前两天),这20多年的时间里,鲁迅先后花费了10913.65元,购买了14000多册图书,他每年花在购买书籍上的钱,占他收入的五分之一。

就目前统计的数字来看,现在保存的鲁迅藏书有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出版

本报讯(记者苏墨)提到公木这个名字,您可能并不熟悉,但“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这首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则耳熟能详。它的词作者就是公木,原名张松如。

为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九十周年,人民出版社隆重推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词作者、著名诗人公木先生的传记——《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词作者公木的多彩人生》。这本书的作者是国务院参事、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原副总经理樊希安,他也是公木先生的弟子。

公木是我国著名诗人、学者、教育家,长期在大学任教,培养了大批学子,科研著述丰富,在诗论、老子研究、毛泽东诗词研究等方面成果丰硕,首创“第

李存葆：我的散文是一句句“抠”出来的

舒晋瑜

“在李存葆貌似粗糙的农民式的外表下,掩藏着一颗极为灵敏善感的心灵。对于苦难、自尊、道德、爱情、人性的善恶,他的敏感程度常常使我们惊讶。”评论家雷达极为准确地概括了李存葆的特点。

30年前,李存葆是文学界最为瞩目的明星,《高山下的花环》发表后,全国有近百家报刊全文转载,50余家剧团改编成各种剧目上演,仅发表在各种媒体的评论文章就有500多万字。日、俄、英、法、美十几个国家翻译出版,美国嘉兰德出版公司出版的20本世界文学系列丛书,《高山下的花环》名列第五。

作为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的同班同学,在评论家朱向前的印象中,李存葆当时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每天各大报的采访,各刊物的索稿,各大学文学社团的讲课邀请,各电影厂家或剧团的改编洽谈……轮番轰炸,前赴后继,直弄到李存葆东躲西藏,把几位室友干扰得不轻,为他推诿搪塞,不胜其烦……时谓文学的“黄金时代”,莫此为甚。

从《高山下的花环》到《沂蒙九章》到《大河遗梦》,30年间的创作过程中,李存葆的创作峰回路转,以空前的超越性、丰富性和开阔性,融入学者的哲理思辨。“如果说过去他只把生活作为创作资源,那么现在他学会了把文本包括历史文本当作资源,遂使他的创作别有洞天。”雷达说。

他的散文观是独立于文坛的。“散文贵在真诚,散文必须与小农经济生发出的乌托邦意识绝缘。散文应避免无病呻吟的痛苦状,也应远离那种甜得令人发腻的小布尔乔亚的矫情……我们的散文应该更贴近中国人的生活,也应该更关注人类面临的生存危机与种种困境。散文里应该有情感的浓度,哲学的深度,应该有作家的正义和良知。”

30多年来,李存葆的文学创作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何以从小说创作的巅峰时期转向大历史散文?他还写小说吗?

问:您曾经说过,“真”是文学必备的品格。

李存葆:写文章讲究气、韵、趣、味。气可以是狂涛飞瀑,也可以是平湖静波,总是宜正不宜邪;韵可以是晨钟暮鼓,也可以是蝉噪虫鸣,总是宜雅不宜俗;趣可以是武松打虎,也可以是云中观月,总是宜高不宜低;味可以是熊掌鲍鱼,也可以是黄瓜土豆,总是宜醇厚不宜寡薄。真情实感是一切艺术赖以生存的根基。

写作必须贴近生活,贴近社会,关注人类面临的生存危机与种种困境。

思确实是至了,沉溺于这样的“书店”之人也非一个合格的读者。

大凡社会风气的形成,首先要有好尚,再是成为一种全民的共识与实践。也许我辈只是好读书之姿,下一代没准就有读书之实了,十年后、百年后呢?放开眼量去看这件事,还会如此咬牙切齿吗?我也喜欢在书店拍照,喜欢在书店喝咖啡,喜欢在书店“虚度光阴”。而且不仅仅是在书店拍照——去书展我也拍,在家里读一本喜欢的书也会拍,继而在朋友圈里与好友分享。在我眼里,这和晒度假、晒娃一样,都是希望与好友分享自以为美好的生活状态,没什么不可宽恕的。我没想过自己文不文艺,这对我丝毫不重要,我只想我之流是这个书香社会的普通人。



鲁迅的藏书

3800多种,13000多册,足见其藏书的数量之巨和范围之广。可以说,鲁迅是中国近代一位当之无愧的大藏书家。而且,在鲁迅的藏书中,有一些是极其珍贵的珍宝。其中,鲁迅收藏的清朝道光十四年临海宋氏的重刻本《台州丛书》20册中,有鲁迅抄补手迹共4册零8页,已经被有关部门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鲁迅不仅拥有这些丰富的藏书,最主要的是他藏以致用。他充分利用自己的藏书,勤于考证,精于研究,写作并校订了《中国小说史略》《嵇康集》《谢承后汉书》等重要文献著作,他充分利用藏书而进行的写作和校订工作,为我国的传统文化和古典文学遗产的保留及发扬光大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从某种意义上说,鲁迅一生中所取得的学术上的伟大成就,和他长期坚持不懈的藏书活动密不可分。藏书给他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使他在史料应用方面得到了巨大的支持和充分保证。

当年,郭沫若研究了鲁迅的收藏活动之后说,鲁迅之所以有辉煌的成就,他收藏的作用功不可没。仔细想想,郭沫若的话的确是有一定道理的。

记录公木先生传奇一生

三自然界”理论范畴。由其作词、郑律成作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气势磅礴、威武雄壮,他还创作有《英雄赞歌》(电影《英雄儿女》插曲,一作《英雄的赞歌》)及电影《白毛女》《豹子湾战斗》等插曲,整理定型《东方红》歌词。这些歌在几代人中广为传唱,产生重大社会影响。

该书用丰富的史料、流畅的文笔,记录了在抗日战争时期用气势磅礴、充满英雄主义精神的歌声及诗词激励人民和人民军队的公木先生的波澜壮阔、曲折传奇的多彩一生。虽然公木先生已经离我们远去,但他创作的歌还在,他留下的业绩还在,他创造的精神财富仍然在鼓舞激励我们。让我们伴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那昂扬的旋律,一步一步地去追寻他前行留下的足迹。

